

蘇聯短篇小說選集

徐蔚南譯



徐蔚南譯

蘇聯短篇小說選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目錄

一	永不沒落的太陽	一
二	鄰舍	一三
三	清晨	三六
四	暴風	五四
五	解凍	八〇

蘇聯短篇小說選集

永不沒落的太陽

E. WAMPEDETH 作

這是出奇的一夜。風吹了整整的一天，傍晚的時候，忽然停止了。風從樹頭頂跌落下來，像被一個隱身的獵戶打中了一槍，撲在地上，就縮緊翅膀不動了。

如今，四周圍一片兒肅靜。一切都是靜止了。那個村莊後面的森林，深深地嘆了口氣就睡去了。鳥兒們，剛纔風搖蕩着樹木的時候，只是惺忪地打瞌睡，如今和平地睡熟了。

就是這個突然的肅靜倒把那老太太伊齊德從睡夢裏搞醒了。

她從那「三格寮」的低低的小窗子裏向外面一望。那夜空是乳白色的；樹梢

兒一動也不動；只有那星辰在高空中閃閃發亮。〔三格寮 (Saklia) 是高加索的茅屋。〕

太陽落山之前，圓頂的天空低低地掛下來，如今忽然張了開來，好比一把頂大的涼傘，在那無底的大空裏點綴着星星。

老太太伊齊德向着那睡在一旁的孫女兒共魯看了一眼。這年青的姑娘——十八歲——睡得甜甜的，老太太不願搞醒她。在這春宵的平靜裏，小姑娘心兒卜卜的跳動，正是唱着一首歌兒，歌兒裏洋溢着春光和歡樂。

老太太靠着窗兒，靜聽着這歌兒。她立刻就懂得了。這首歌兒永久是在人的胸膛子裏睡覺，只是在春宵裏，像今夜那麼，纔甦醒轉來，唱出種種的新奇，種種的神秘……。

老太太將眼兒閉得格外緊一點，好陶醉在這歌兒裏，忽聽得又有一種音樂，從果樹園的深處透發出來，她立刻睜開了眼睛，仔細地聽

是的，是那鳥聲，真正那隻鳥的聲音。

老太太俯身去喚醒孫女兒來，月光斜照着枕上，她看見小姑娘的眼睛睜開來

了。

「我也聽見的，祖母，」共魯說，坐起來。「就是那隻鳥嗎？」

「正是，」老太太回答。「起來啊，孩子！」

共魯快活地跳出床來。她們倆祖母和孫女都不聲不響穿好衣服，一分鐘也不拖延就走出去了。她們穿過睡眠中的村莊的大街，走向山上去。

共魯沿着那狹窄的毫無人跡的小徑登上山去時，心跳得格外快了。到底那隻久久等待着的鳥兒歌唱起來了。鳥兒的歌唱預告着，今夜，山高頭「薄荷谷」裏那染絲永不脫色的珍奇的花要開放了。小姑娘已好幾次聽見祖母說到這種花的；她等待這麼一天已等了好久了，常常催着老人家。但那老太太耐心極好，等着時候的到來，她知道只有她認識的那隻鳥兒歌唱時，那種花朵纔開放哪。

共魯是沒有耐心的，她總是跑在前頭，常常不得不停步，等待老太太慢慢地登上山來。

她們瞧見那個曉星升起來時，她們已經走到第一個山峯上了。她們決定休息一下。老太太坐在一塊石頭上。共魯站着，不聲不響地瞭望着那山谷後面灰白的天

空。有一羣星，隊商似的益益升向荒涼的高空，又逐漸一一消滅於無限的大空了。
共魯只想把她所看見的四周的一切告訴老祖母，可是她又不願打破這片沈默，突然間她又覺得這一片沈默已表現了她所想說的，而且比說話還要好。

共魯扶着祖母站立起來，她們沿着月光的小路上更向前去。天空是珍珠色了，那小徑曲曲折折在崩壞的岩石間彎出去，而蜿蜒於生滿着罌粟花的斜坡上，一直通到牧人的帳幕處。天空已染上了最初的一抹曉色，她們決定直奔那山谷裏去，不到那牧人們的帳幕裏去耽擱了。

她們又登上一個小山頂上，突然撲面送來一陣醉人的香味。這是山薄荷的氣味哪。小姑娘停了步，深深吸了一口這種香氣，可是老太太的頭腦卻被這種芬芳薰得發暈了。她疲乏到伏在地上，她將拐杖指着小山谷說道：

「我們到底走到了。這就是薄荷谷啊。」

共魯就像箭一般飛下那個山谷去採那珍奇的花朵了。這是個花海，她迷惑地站定了。她分別不出那一種花是她們所要找尋的。

小姑娘顫動的口聲詢問道：

「祖母，花在那兒呢？」

老太太卻只是笑笑不回答。接着她站起來，慢慢地走下山谷裏去。無數的花朵橫在她的路上，但她都走過了。她穿過整個的山谷，在一堆荆棘旁邊蹲下地來。跟在老太太後面的小姑娘看見荆棘蔭中，一朵小小的鮮花躲在嫩梗上。

「這是了啊，把那根株掘起來，」老太太說。

共魯就仔細地挖掘那根株。等到共魯的手帕裏放滿灰褐色的根株時，整個山谷裏響激着千千萬萬的鳥囀聲，雖則鳥是看不見的。老太太站起身來，要回去了。共魯卻覺得回去得太早。山谷裏的香氣將她陶醉了，她像着了迷一樣，凝視着四周，她的烏溜溜的大眼睛吸着這閃耀山谷的一切色彩，彷彿她要把這一切色彩跟她手中裏包着的挖掘來的根株，一起帶回家去哪。

「走啊，我們趕快點兒了，」老太太忽然說話了，她拉着孫女兒的手。「就要有雷雨了啊。」

共魯彷彿從夢中醒了。仰起着頭，她望着天空。黑雲掛在簇出的山峯上，好像一頭黑色的鳥撲開着翅膀。共魯趕快握住了祖母的手。

鳥聲忽然靜止了。一種悶人的靜默支配了四周的一切。

雷雨在祖母孫女的頭上已經來了，她們只有跑到一塊岩石旁邊去躲避一下。

山岳顫動了。雨霧包裹了山谷和山腹。雷聲隆隆。閃電的金箭射擊着峯巔。

震耳欲聾的隆隆的雷雨向山谷間遠去了。牧童們帳幕上的雲霧四散，青天又露了出來，共魯看見一卷嫋嫋的黑烟，她就指給祖母看。

『是的，那是牧人們所燒的燎火，』老太太說。『我們就到他們那兒去烘火，並且烘乾衣裳來吧。』

她們就從避雨處出發，走向牧人們那兒去。牧童們看見她們近來，就站起身來歡迎，接着他們去取了兩塊大石頭來，請客人背着烟坐了。

『老太太，你們從那兒來啊？』那個老牧人溫柔地望着老婦人這麼詢問。

『是從薄荷谷裏來，』老太太回答，她更靠近一點柴火。『我們去搜集點染料的根株。』

老牧人從柴火裏取了個火來吸他的烟管，微笑着說道：

『你把染色的秘方告訴你孫女兒了吧。是不是姑娘要替她自己織一條結婚用的

氈子嗎？」

老太太一下子並不說話。孫女兒面孔紅紅的，不知是被柴火燻紅的呢，還是因爲人家瞎纏說她要結婚而面紅的。祖母望着孫女的臉兒，傲然說道：

『不是的，她是要各種顏色的線來織一個父親的肖像。』

『父親的肖像嗎？』老牧人很驚奇地看着老太太詢問。『怎樣的，他跟我在這山裏同過了一生！他死了很久了啊，孩子也不會記得他的了，這兒又沒有人藏有他的肖像而保存他的容貌的。』

『你搞錯了，老傢伙，』祖母微笑着回答。『她是想織出那個衆人的父親的肖像啊。』

老婦人不說下去了，就在這剎那間，牧人們衆口一辭地喊出那個名字『列寧！』他們一夥兒同時旋過頭來，默然尊敬地望着共魯。她俯着頭坐着。

老牧人深深地舒了一口氣，打破了沈默。

『姑娘啊，你去織吧，』他說。『我希望你成功。要織得那氈子的花樣沒有一根線兒會被雪啊雨啊雷雨啊弄得褪色的。』老牧人傷心地又添說道：『今年我們帶

了他的肖像到山裏來的。不料雷雨打壞了我們的皮帳，把我們帳幕裏的一切東西洗濯個乾淨。他的一幅肖像也濯得成爲一片爛紙了。我們在山裏就像孤兒一般要一直到夏季之末……沒有他的肖像啊。」

老牧人沈默不言了。共魯仰起眼來，瞧着牧人們的臉兒，看見他們憂傷的眼光，她也不禁沈思靜默起來了。

烤火已烤暖了，伊齊德老太太站起來。一個年青的牧人陪伴着她們一直走到下坡路上。當他要告別分離時，一路上沈思靜默的共魯忽然回頭向老祖母說道：

「祖母，我的氈子織好後，我想拿來送給牧人們，那末他們在山裏便不會因爲沒有他的肖像而感到孤苦零丁啊。」

年青的牧人呆木木站着，一句話也說不上來。他只是把姑娘的手捧在他的一對手裏，接着就趕快奔回去，要把姑娘那麼驚人的好意去報告他的同伴。

老太太伊齊德把那花根煮了，將線兒染成各種顏色。於是一天早上，共魯醒來時，她發見織氈機上已放滿了大大小小各種顏色的線團了。她就在織氈機前坐了下來。薄荷谷裏，她所讚美的各種可愛的花兒彷彿一齊都在眼前了，永不褪色的花樣

兒於是便在她的手下織出來了。

冬季到了。白雪蓋滿了山岳和谿谷。但在共魯的眼睛裏所瞧見的，卻只是春天的一片花團錦簇，在那氈子的花樣裏日日在增添鮮艷的色彩，妙美的韻致。

甚至姑娘的夢兒也是由彩色織成的了，暗示她一種新鮮的配色法。

一天，共魯恰好把氈子織完了，那大地蓋滿了正月的白雪的時候——就在這麼一個雪白的冬天，黑色的噩耗帶着不祥的羽翼飛來，打着共魯的窗戶了。

她喫了一驚，跳將起來。她從窗中遙望那蓋着雪的市街，只見那面紅旗半下而已掛上喪章了。她離開窗邊，重行去坐在那織機前面，可是她的手兒已不服從她的了。她的喉頭也被眼淚塞住了。她望着肖像看，自己支撐不住自己了，她將頭就俯伏在氈子上而痛哭流涕起來。

當姑娘仰起頭來時，冬天的太陽已經從雪山上消逝，一片黑影卻爬上了蓋雪的山谷。春天山谷間的一片花團錦簇，在她的眼睛裏，頓時之間暗澹了，消失了。

一生的辛勞沒有壓倒老太太伊齊德，但她被噩耗所壓倒了。她望着那織在氈上的肖像，望着那傷心欲絕的孫女，望着那紅旗上的喪章，她就拿起一絞線，像在夢

裏一般走到外面去了，一看見是黑色，她就在那絞線去染黑了。後來她就將這絞線去交給她孫女兒。

共魯在她已織就的氈子上，再加織一條黑邊上去，她的悲哀也一起織入那黑邊裏了。

下一天，牧人們肩着喪旗而來了。他們在共魯的窗前停步下來，人人都浸在深深的悲哀的沈默裏。她邀請他們到屋子裏去。牧人們就肩着那氈子，緩緩地走回他們來的路上去了。

黑暗的冬季也到盡頭了。

春天重行回來了。牧人們重行趕着牛羊到山裏去了。他們帶了共魯親手所織的氈子一起到那遙遠的牧場上去。

但是共魯還是鬱鬱不樂。那黑色的邊緣緊壓着她的心頭。

一天晚上，共魯被恐怖的鬧聲所驚醒。這是山中暴風疾雨的咆哮。從黑夜到清晨，那雷雨始終肆虐，搖撼着山岳和谿谷。整整的一夜共魯睜着眼睛橫在床上，等待天明。一清早，她就喚起她祖母來了。

「祖母，起來啊。我們到山裏去。我要去看看我的氈子哪。」

老太太立刻就起身，立刻穿好衣衫，她們一起出去了。她們默默無言地登上那熟悉的小路，像在夢裏行走一般，從那長滿着春天的密叢叢罌粟花的路上走去。當她們走到牧人的帳幕前時，太陽已經升起來了。跟暴風雨鬪爭的長長的一夜已經過去，牧人們在重行修理被摧毀的帳幕，並在帳幕四周挖掘着溝渠。

看見共魯和老太太時，他們都放下工作，欣欣地來歡迎她們。共魯立定了，將那充滿憂慮的眼睛看着那被毀的帳幕。

「共魯是來看看她的氈子的，」老太太對牧人們說。「她想不知一夜的暴風雨把氈子搞得怎麼一個樣子。」

牧人們領着共魯和老太太到一間茅屋裏去。這間茅屋是他們特別造起來懸掛那氈子的。那一夜的暴風雨把屋頂吹去了，茅屋的門也吹落了，晨曦的亮光直射在那氈子上。

滂沱的大雨將那氈子浸漬了整整的一夜，如今那氈子上的花樣像虹霓一樣發亮。氈子在春陽中，映射出萬萬千千的耀眼的韻致和色調來了。但在亮亮的花樣中

間有一樣完全消失無蹤了——那就是共魯在傷心的一天所織上去的一條黑邊。那黑色竟被春雨完全濯去了。

『啊，我的孩子！』老牧人說，眼望着共魯，『這種黑色不是爲他而有的……因爲他是我們的太陽，永不沒落的太陽……』

春天山谷間的一片花團錦簇於是又顯現在共魯的眼前了。

鄰舍

A. GONCHAR 作

赤田集體農場裏的農民們都還記得他們的主席，亞尼西姆·亞爾德莫維支去年的公開說話。他大聲疾呼說：

「我不答應給他們！不行，我不答應，除非我親自去審查一下他們的結果！……」

但是委員會已在那兒，坐在桌子周圍，那競賽結果已人人都明白了，除開將那優勝旗幟交給那優勝者，聶泊爾史坦集體農場以外毫無別法。這個農場的主席，彼得洛·加桑區克，是個活潑而身體結實的青年，當着後備軍的軍官的，他上去接受了那面優勝旗。看着他拿着那面旗幟，穿過俱樂部的大廳，走向出口處去的樣子，多麼神氣啊，他昂然領導着他的組員和他的團員走出去了。亞尼西姆·亞爾德

莫維支望着他們出去時，面色真難看！他駝着背站在那兒好像毛羽抖亂的一隻老鷹，他用力地將一雙手臂靠在那主席台的桌子上。

雖則是貼鄰，兩個農場的土地是接連着的，但他不去訪問聶泊爾史坦，倒是加桑區克第二次來拜訪他了。這次他是乘着一種新式的橡皮胎輪的雙輪馬車來的。他輕快，活潑，胸前掛着勳章，走進農場的辦公室裏去，手中還帶一個白色的小袋子。

「早啊，亞尼西姆·亞爾德莫維支！」

亞尼西姆·亞爾德莫維支將便帽拉到眼睛上。

「早啊！」

「我送一點兒禮物來給你，」加桑區克說，將那洋布袋子放在桌上。「我知道你們還沒有種過這種東西，而在我們那邊水田裏倒已生長了，所以帶了點來請我的芳鄰們燒點粥喫。」

加桑區克很熟練很有力地將袋子上的繩子解開了。

米哪！